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第五辑)

总主编/李玉明

元 好 问

温作君
/ 著

在金元之际的社会大动荡时代，在山西历史上却孕育出一位文学大师、史学大师，他就是元好问。他给我们后代留下的精神财富是永恒的。

山西人民出版社



责编:王灵善 张建英

复审:田 红

终审:张安塞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五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好问/温作君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1.12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5辑/李玉明主编)

ISBN 7-203-04453-X

I. 元… II. 温… III. 元好问(1190~1257) —
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4104 号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第5辑

元好问

温作君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 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 字数:300 千字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

ISBN 7-203-04453-X

K·241 定价:30.00 元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 问：王 谦 李立功 王庭栋 马 烽

姚奠中 侯伍杰

主 任 委 员：赵雨亭

副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牛崇辉	申维辰	白 云
任茂棠	刘 江	刘 巩	刘在文
刘纬毅	刘贯文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陈扬炯	陈墨章	张 领
张国祥	张捷夫	罗广德	赵劲夫
赵瑞民	赵曙光	郭维明	高专诚
高培湖	陶正刚	柴泽俊	阎广洪
梁豫秦	谢洪涛	楚 刃	雷忠勤

目 录

- 一、元好问的家世和师承 (1)
- 二、青年才子 名满京华 (4)
- 三、谁是诗中疏凿手 (7)
- 四、在丧乱流离中步入仕途 (15)
- 五、赋到沧桑句便工 (20)
- 六、词中大家 比肩苏辛 (27)
- 七、野史亭上一布衣 (33)
- 八、文坛巨擘 遗珠累累 (37)
- 九、为挽救文化传统而奔走呼号 (41)
- 十、历史终将还诗人以公正 (45)

引言

元好问，字裕之，别号遗山。他是我国历史上名冠金元两代的一颗诗坛巨星。元好问的一生，有44年生活在金末，有24年生活在元初，这正是一个社会动荡、干戈不息的大变革时代。元好问毕生的一切活动也不能不打上这个时代的烙印。

一、元好问的家世和师承

元好问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出生在山西秀容（今忻州市）韩岩村一个世代书香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他的先祖源出鲜卑拓跋氏，是北魏皇族中的一支，孝文帝时推行汉化政策，举族改姓元。元初名臣耶律楚材曾称赞元好问“魏帝儿孙气似龙”。其实，到元好问出生时，这支鲜卑族的后裔汉化的历史已达700年之久，除了遥远的记忆，各方面早已同汉族没有差别。元好问的祖上，在南北朝时出过冯翊王元季海；在唐代，出过曾任道州刺史的著名诗人元结。五代以后，元家由河南移居山西平定州（今山西平定县）。不过，元氏的本宗还留在河南，所以元好问有时也自称“河南元某”。到其曾祖元春担任北宋隰州团练使时，举家由平定迁到忻州，从此就成为忻州人了。

元好问的祖父元滋善开始效忠于金朝，历任柔服（今内蒙古默特右旗西北）丞、铜山（今辽宁开原县）令等职

务。元滋善有三个儿子：长子元德明自幼读书，口不言世俗鄙事，累举不第，终身没有做官，长期住在忻州东南系舟山上的福田寺里读书教学，著有《东岩集》，他是元好问的生父；次子元格，担任过县令之类的地方官，因无子嗣，将元好问过继过来以续香火；三子元升，字德清，在其兄元格逝世后，得到荫封，做过名为“承奉班”的小官。元好问这一辈兄弟三人，元好问排行第三。当他出生后刚刚七个月就过继给叔父元格，并随元格到掖县（今山东龙口市）令任上生活。元格和妻子张氏对这个过继子非常喜爱，尤其希望他能够学有所成。张氏颇有文化，从元好问牙牙学语时起，就教他背诵金代著名诗人王庭筠的五言诗。元格也有对诗歌的爱好，当时，一般人听到子弟读宋人苏轼和黄庭坚的诗就加以怒斥，因为学苏、黄诗无益于科考。他却在公务之余，同元好问大谈黄庭坚，并教儿子背诵过南宋滕茂实的《临终诗》。被元好问称为“东岩府君”的生父元德明，有诗作传世，他的诗“不事雕饰，清美圆熟，无山林枯槁之气”（见《中州集》卷十）。元好问虽未直接从元德明受教，但肯定接受过家学的熏陶。从他后来所写的回忆诗文中可以看出，他从小受过很好的家庭教育，是在一个汉文化氛围很浓的环境中长大的。特别应当指出，滕茂实（字秀颖）本是南宋派到金国的使臣，被金廷扣留，抗节不屈，临终时写了270多字的一首长诗，自明其志。元格虽在金朝为官，却用这首诗来教育孩子，说明他不是拿狭隘的种族观念去区分正统，而是对诗人那种忠于祖国的高风亮节怀有敬意。这种教育对

幼年的元好问无疑会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元好问4岁读书，8岁开始学习作诗，被誉为神童。11岁时，元格调任冀州（今河北冀县）令，全家又从掖县搬到冀州居住。在这里，元好问得到一位曾任翰林侍读学士的文人路铎的赏识。路铎“爱其俊爽，教之为文”，使元好问得到不少教益。不过，路铎与元好问接触时间不长，也不算元好问正式的老师。

泰和初年，元格调到中都（今北京市）任职。这时，元好问已成少年，准备正式上学了。元格和张氏为了给他寻找一位名师而煞费苦心，跟亲友们商量此事，大家都说，泽州（今山西晋城市）风俗民情厚道，又质朴又讲义气，北宋时程颢先生在那里兴学，出过很多人才，直到如今锄地时不忘携带经书的人依然很多，即使是一般百姓也懂历史、知文理。想要替孩子找个良师，没有比泽州更合适的地方了。元格听取了亲友们的建议，遂决定就任陵川（今山西陵川县，当时属泽州）令之选。

陵川有一位著名的宿儒，名叫郝天挺。此人学识宏富，曾是游学京都的太学生，其后厌于科举，不求仕进，为人高傲，洁身自好，在当地有很高的声望。元格到任后，经过了解，让元好问正式拜师，投入郝天挺门下求学。

郝天挺不愧是一位名重一时的教育家，他针对当时盛行的急功近利的不良学风，教育元好问要系统地钻研经史，旁及诸子百家，加以融会贯通，不要断章取义，贪图捷径。郝天挺有很高的诗词修养，精通格律音韵。他经常作诗，让元好问属和，对准备应试的“举子业”却不甚重视。

有人对他说：“县令把公子交给先生，是为了学成应举，做诗并不是要紧事，您这样教公子，岂不是枉费功夫吗？”郝天挺轻蔑地回答：“您不明白，我教他做诗，正是为让他不做举子。区区一名进士，何足为贵？”

郝天挺还非常注意对元好问进行儒家道德品质的教育，常说：“读书不是为了作应试文章，做官不是为了贪求财利，只有贤达之士才可以做得到。”“现在的官，多因贪污受贿而垮台，都是吃不了饥寒之苦，又不能克制私欲所致。大丈夫若是不耐饥寒，那就一件事也做不成。你只要按照我这些话去做，科举不用专门求取就在其中了。”

元好问师从郝天挺脚踏实地地学习了六年，遍览经史，贯通百家，为终身治学打下了坚实牢固的基础。章宗泰和八年（1208），19岁的元好问结束学业，随父母离开陵川。当车子顺着山路轧轧起动时，他恋恋不舍地凝望着挺立山头的白塔，作了这样一首诗：

潞州久住似并州，身去心留不自由。

白塔亭亭三十里，漳河东畔几回头。

——《初发潞州》

二、青年才子 名满京华

金代的科举制度，大体上沿袭唐宋两代的制度而来。所谓进士及第，要经过乡试、府试、省试和殿试四次考试。这四次全都榜上有名，才能授予官职。科举取士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网罗人才，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它却成为桎梏

思想、摧残人才的一座精神囚笼。金代取进士，设词赋、经义、策论三科，教材是国子监统编印发的“一家之言”，试题由皇帝或主考官拟制，如果不熟悉宫廷语言，不能做官样文章，就会被除名。在词赋方面，斤斤于格律声韵的推敲，要求四平八稳，以准确揣摩皇帝和主考官的好恶为上佳作品。这种脱离实际的培养“应声虫”的考试制度，对于具有真知灼见的举子来说，无疑是一种灾难。“贞祐南渡”之后，吏治的败坏日甚一日，“仕进之岐既广，侥幸之俗日炽”，科举取士中的弊端也越来越严重，考试中舞弊成风，贿赂公行。真正的有识之士，很难发挥才能，施展抱负。

元好问从16岁起，首次参加科举考试（当时他还在郝天挺门下受业），初试落选。19岁离开陵川后，返回秀容，继而跟随其父元格到陇城（今甘肃天水市）令任上，再到长安应府试，仍然名落孙山。大约在此前后，他与同郡户部尚书张林卿家女儿结婚，不久即初为人父，喜得长女。到元好问21岁时，其父元格病逝于任所，他扶柩回到秀容原籍，埋葬了父亲，暂且家居，次年年底又到中都燕京准备应试。不料这一次仍然以失败而告终，这时，他已经23岁了。

返回家乡作了一年多的休整以后，元好问于贞祐三年（1215）秋，又到南京汴梁应试。命运再次戏弄了这个具有真才实学的年轻人，那种腐朽的科举制度，弊端丛生的不公平竞争，依旧让元好问未能显示自己的才华和价值。不过，这一次他总算没有白来，因为此时金朝廷中枢已由中

都迁至汴梁，文化中心随之转移，名公巨卿、饱学之士云集京城。他得到了结识当时文坛盟主赵秉文、杨云翼等人的机会，而且同一批知名度很高的文学俊彦成了朋友。

金代的诗坛，前期虽然也出过一些比较优秀的诗人，但总体上仍受北宋“江西派”的影响，好发陈词滥调的议论，习惯于“掉书袋”、搬典故，语言尖新浮艳，内容远离现实。其后，自号“闲闲翁”的赵秉文首开对“江西派”的批判，他明确提出：“为诗当师三百篇、《离骚》、《文选》、《古诗十九首》，下及李杜。”在创作实践上，赵秉文以笔势奔放、不拘一格的七言古诗，壮丽而精绝的近体七律和沉郁顿挫的五言古诗，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当时的其他诗人无出其右。元好问把自己的诗作呈给这位文坛巨匠，请求指教，其中一篇题为《箕山》：

幽林转阴崖，鸟道人绝迹。许君栖隐地，惟有太古雪。人间黄屋贵，物外只自洁。尚厌一瓢喧，重负宁所屑？降衷均义稟，汨利忘智决。得陇又望蜀，有齐安用薛？干戈几蛮触，宇宙日流血。鲁连蹈东海，夷叔采薇蕨。至今阳城山，衡华两丘垤。古人不可作，百念肺肝热，浩歌北风前，悠悠送孤月。

这里需要稍作解释：箕山，又名许由山，在今河南登封县境内。诗中“许君”即指许由，帝尧时代的隐逸高士。据说尧想把帝位传给他，许由认为这话弄脏了他的耳朵，赶快到水边洗耳。“黄屋”，古时帝王车盖以黄缯为盖里，在此借指帝王权位。“一瓢”：王维《与魏居士书》中说，许由“挂瓢于树，风吹瓢，恶而去之”。他连这样一点嘈杂的

声音都讨厌，自然更不屑于接受帝位的重负。“降衷”，语出《尚书·汤诰》，全文是“降衷于下民”，意为赐予百姓好处。“得陇又望蜀”和“有齐安用薛”，是出自汉光武刘秀和战国孟尝君的典故，表示人心没尽，贪得无厌。蚩触：《庄子·则阳》中的寓言故事，说蜗牛在左右角上各有一个国家，一为触氏，一为蚩氏，为了细微的利益，彼此经常发生战争。鲁连，即鲁仲连，鄙视名利的高士。伯夷、叔齐，古时孤竹国君之二子，隐居采薇，不食周粟。元好问说，他们高大的坟墓（丘垤）至今还发出照人的光彩。

这首诗是元好问早期的重要作品，通过对箕山的凭吊，赞颂了许由洁身傲世的高风，以对比的手法鞭挞了历代统治者追求一己私利而丧失理智的决策，穷兵黩武给人民带来战争之苦。风格苍劲沉郁，流露出“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苦闷心情。语言则一扫尖新浮艳之习而归于淳朴天然，同赵秉文的主张不谋而合。所以，赵秉文一见这首诗便大加赞赏，说：“少陵（杜甫）以来无此作也。”这个评价是相当高的。于是，“元才子”顿时名满京华。

青年诗人元好问的出现，标志着金代诗坛开始逐步摒弃“江西派”的影响，而以自己的声音演奏出“鸿朗高华”的乐章。这是一个鲜明的转折点。

三、谁是诗中疏凿手

汴京之行，开阔了元好问的眼界，接触到一批文学俊彦，也激发了他内省不足、求新上进的勇气，并且下定了

攀追前贤的决心。这一年，蒙古军攻破中都燕京，南下包围太原。元好问与母亲张太夫人带领全家逃难到豫西的福昌县（今河南宜阳县西）三乡镇。尽管兵荒马乱，依然下帷苦读，到金宣宗兴定元年（1217）终于写出一部谈论散文写作技巧的《锦机》（今已不存），完成了一组不朽的诗评《论诗三十首》。

我国“以诗论诗”的传统，由唐代大诗人杜甫首开先河。他在《戏为六绝句》中，评价南北朝的庾信和“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并且提出了“转益多师”与“别裁伪体”的关系问题。在小诗里发大议论，当然不可能巨细无遗，事事说透。在他身后五百多年，年轻的元好问勇敢地接过杜甫的旗帜，继续他未竟的使命。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论诗三十首》中的部分篇章：

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

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

诗中所说的“汉谣”，指汉代民歌，它是五七言诗的源头。“魏什”，即魏代诗篇。《诗经》中的雅颂均以十篇为一卷，称为“什”。后世就以这个字作为诗篇的代称。“正体”是与“伪体”相对而言的。杜甫《戏为六绝句》中讲到“别裁伪体亲风雅”，意思是要排斥诗坛上的不良倾向，创造性地维护《诗经》的优良传统。元好问在这首七绝中开宗明义提出了他论诗的主旨：汉魏以来的诗篇浩如烟海，究竟什么是继承《诗经》正体的流派和风格，却无人仔细评说。谁能像大禹那样疏凿洪水，把泾清渭浊区别开来呢？言下之意，他是以“诗中疏凿手”自命的，要在清浊不分

的情况下，为做诗的人理出一条正道来。

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

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

曹、刘指“建安文学”的杰出代表曹植和刘桢。曹植才华横溢，既吸收了乐府民歌中清新雄健的特色，又很重视辞藻的华美和精辟，被人誉为“诗中之圣”。刘桢刚正气盛，诗如其人，渗透在作品中的愤慨不平情绪具有一种阳刚之美，其成就仅次于曹植。刘越石是刘琨的字，东晋杰出诗人，其诗直抒胸臆，声情激越，辞旨悲壮。元好问对他们的评价是：曹植、刘桢的诗作如虎啸生风，天下无人可敌。刘琨呢，可惜生得晚了，如果生在建安年间，足以同“横槊赋诗”的曹操相抗衡。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

晋代诗人陶渊明的诗，语言不加斧凿，天然浑成，所表现的内容都是真诚淳朴的情愫，而不借助于豪华的辞藻。他在一封信中说到自己：“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羲皇上人。”羲皇即传说中三皇五帝中的伏羲氏。羲皇上人，意为上古时的人（元好问因格律的需要把“北窗”改为“南窗”）。陶渊明喜爱静穆而又生当乱世，常以上古人自居，以示厌恶世俗。但他也写过一些“金刚怒目”式的作品，如“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害”在这里是妨碍的意思。“未害”，即并不妨碍。后两句串起来，是说陶渊明虽然自称“羲皇上人”，但他并没有超越晋代的现实。元好问在诗后自注：“柳子厚（柳宗元），晋之谢灵

运；陶渊明，唐之白居易。”点明柳与谢、陶与白的相通之处，推崇这些诗人的作品万古常新。

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仍复见为人。

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

这首诗批评晋代诗人潘岳。安仁，潘岳的字。元好问引用《扬子·法言》的话，说：言为心声，书为心画。一个人笔下的诗文应当同内心世界一致，而不能有失真之处。如果光看《闲居赋》，作者鄙视投机钻营的“功宦”，标榜自己是宦海中的“拙者”，志趣在于躬耕陇亩，闲居奉亲，那份“高情”简直应该流传千古。怎能相信潘岳竟是个谄事权贵的卑劣小人，每当权臣贾谧乘车外出时，他就望尘而拜，灵魂深处肮脏得很。

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

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

“穹庐一曲”指脍炙人口的北朝乐府民歌《敕勒歌》。这首歌，原为鲜卑语，译为汉语后就成长短不齐的句式，语言节奏舒缓，意境雄浑阔大。南北朝时，齐神武帝高欢攻周玉壁城，伤亡惨重。返师晋阳，高欢便命大将斛律金唱这首歌，自己从旁和之，借歌中的英雄豪迈之气，以鼓舞士卒。元好问感叹自古以来有许多慷慨悲壮的民歌民谣，随时光的流逝而湮没无闻了。中州大地，山河雄峻，孕育了北方各族人民的英雄气概。像《敕勒歌》这样的优秀作品，是草原牧民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其价值绝不下于著名诗人的作品。民间歌谣一向被文人瞧不起，更不用说少数民族的民间歌谣了。元好问却给予极高的评价，可以说是独

具慧眼的。

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

论功若准平吴例，合着黄金铸子昂。

沈、宋，指初唐诗人沈佺期和宋之问。他们继承了南朝诗人的研究成果，使五七言律诗基本定型，成为驰骋“翰墨场”（诗坛）的名家。但当时齐梁宫体诗的流风余韵仍未完全废除。“准”字在这里的意思不是“准许”，而是“根据”、“比照”。据说战国初期，越王勾践灭吴，以黄金为功臣范蠡铸像置于自己座侧，作为纪念。“合着”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应当”。“子昂”，即初唐诗人陈子昂。他从汉魏风骨中汲取营养，一扫齐梁纤弱之风，为五言古诗树立了典范，成为革新唐诗的先驱者。所以元好问说，如果比照勾践平吴的先例，应当为陈子昂铸一尊金像。

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

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

此诗针对中唐诗人元稹对杜甫的评论而发。少陵是杜甫的别号。微之，元稹的字。“特”意是“只”、“不过”。“藩篱”，房舍外面的竹木篱笆，作围墙用。“区区”，微不足道、一点点。“连城璧”即《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所说的价值15座城的“和氏璧”，泛指贵重的宝物。“碔砆”像玉而不是玉的石头。元稹在为杜甫所作的墓志铭中贬低李白，赞扬杜甫，他说：李杜虽然并称，就笔力恣肆而言，两人诚然差不多。说到“铺陈排比”，格律严整，对偶精切，李白连杜甫屋外的“藩篱”都没有达到。元好问以杜甫捍卫者的口吻反驳道，“排比铺陈”只不过是杜诗的

手法之一，如果把杜甫的诗艺归结到这么一点点的范围里，那就远未认识到它那可贵的本质。杜甫自有价值连城的宝藏，怎奈元微之却把貌似美玉的石头当成了好东西。元好问对杜甫的历史评价，显然比元稹要棋高一着。

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

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

这首诗的主旨在于说明生活实践同作品的关系。元好问认为，杜甫诗的最大特点是真实，他那些神妙的诗句是由于“眼处心生”所得。正如《画鉴》所说：“神无可绘，真景逼而神境生。”用今天的话来表述，就是诗歌创作的源泉来自现实生活，诗人只有对生活有了深刻认识，产生了强烈的思想感情，才能写出真实感人的好诗来；并非“暗中摸索”、乞灵古书、凭空想象。杜甫所以能在他的诗中像范宽的名画一样描绘出逼真的秦川风景和唐代社会的众生百态，是因为他在长安居住长达十年，亲自体验过那里的生活。世上许多人未曾“亲到长安”，当然写不出什么好诗来。元好问在七八百年以前就提出这个问题，也是难能可贵的。

笔底银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饭山前。

世间东抹西涂手，枉着书生待鲁连。

此诗起手化用李白《望庐山瀑布》诗中的原句，借以说明李白笔力雄健、奔放流畅的风格。“何曾憔悴饭山前”来自李白《嘲杜甫》诗：“饭颗山头寻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试问因何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这本是朋友之间的玩笑话，并不是李白看不起杜甫。所以，元好问这句诗

可以有两种解释：从李白方面讲，他不是那种“吟成五个字，撚断数茎须”的苦吟派，写诗相当轻松；从杜甫方面讲，他虽然主张“语不惊人死不休”，但也没有因为做不出诗来而憔悴消瘦。鲁仲连是战国末年的高士，善于为国家排难解纷而不要名利。李白曾参加永王李璘起兵，失败被捕，元好问认为他是鲁仲连一流人物。后两句诗，把那些才能低下、识见平庸的诗人嘲讽为“东抹西涂手”，说他们有眼不识泰山，竟将李白当成了书生。

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

江山万古潮阳笔，合在元龙百尺楼。

这首诗写出对韩愈和孟郊的不同评价。东野，即中唐诗人孟郊的字。他的诗与贾岛齐名，并称为“郊寒岛瘦”。韩愈赞赏孟郊的诗作，说他“横空盘硬语”，“妥帖”而有力。这种生涩的用字和拗硬的句法，为北宋黄庭坚以下的江西派诗人所喜爱。但孟郊诗的内容，多半描写自己的贫困生活，取材的范围相当狭小。所以，元好问把他比为生活在“高天厚地”之中的一名诗的囚徒。“潮阳笔”指韩愈的诗文，因为他做过潮州刺史。元龙，即三国时的名士陈登。许汜曾向刘备诉说，他在陈登家里受到冷遇，陈自睡上床，让他睡下床。刘备说，像你这种只知“求田问舍”的人，如果碰到我，别说下床，我要卧在百尺楼上，让你睡在地下。元好问用这一典故，拿韩愈和孟郊作对比，说韩愈应当位于百尺楼上，比孟郊高明得多。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

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